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二

大學士馬文莊公自強

字體乾號乾菴西安同州人嘉靖癸丑進士選庶常官至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卒年六十六謚文莊

幼警悟自知學授章句即解其大義十歲能文年十四補郡庠弟子員嘉靖庚子舉陝西鄉試第一聲名籍甚顧屢上春官不偶益潛心下帷精進不懈已復攜群弟子修業於太華山之青柯坪

癸丑登第選翰林庶吉士故事吉士年長者總挈諸務

日館長人多匿年避之公年在數人下獨不避諸所綜理咸盡善愜於衆心前後鮮及之者

乙卯授檢討甲子滿九載陞修撰庚午充經筵講官纂修肅皇帝實錄陞國子監祭酒時科條久弛漸失敎學初意毅然以振飭自任首按士習爲姦利者取累制訓典申明之絕請託抑躁競日以正學廸諸生成均中咸爽然易觀聽焉

辛未陞詹事府少詹事兼掌翰林院事神廟在東宮爲講讀官凡所進講不爲微文奧義務取目前易省事欵欵曉譬冀有所感動上聞而甚悅上登極擢禮部

右侍郎充日講官丁內艱歸上常與元輔張少師言
自強所講解易省又問問服將闋否服除歷禮部尚
書仍充經筵講官
時宗籓繁衍諸請名封婚祿歲以千計中多詭冒乖越
而先後條例亦自相牴牾以故王府科宿猾習其穴
竇交結諸籓狡役出入爲奸莫可究詰一一清其源
本協於情法盡汰諸積胥之無良者凡王府章疏至
親爲裁決隨榜之部門明示行止由是諸篆隸無所
宗公宇肅然
初北虜通貢市儀部所議罰賞有定額矣乃虜欲無厭

歲請復謚額公明其非計請申明初約凡一切額外
乞求令邊臣勿復逼令用所載文武大臣卹典節年
條例增煩于奪靡準公審詳參校議爲畫一之法奏
之報可著爲令
丁丑知貢舉世廟實錄成加公太子少保江陵奪情事
起編修吳中行抗疏爭之投揭帖於公公讀之拊掌
擊節曰本院生光吾黨負愧我與典禮之宗不忍躡
嚅特以地位相逼爲嫌耳遣侍吏入記室取左都御
史陳瓚刺來刺云所相之事公卿乞留宗伯亟倡之
疏入慎勿遺我時瓚年已望八病甚請休沐已久公

因書刺尼云此老不起矣心先死也因顧中行曰我之情見乎辭矣戊寅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入辦閣務甫月餘而一疾竟不起矣訃聞贈少保謚文莊遣行人護柩歸

大學士王文端公家屏

字忠伯號對南大同山陰人隆慶戊辰進士累官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卒年六十八贈少保謚文端

公生有異質授書一再過輒成誦甫十三補諸生以才名著登第選庶常庚午授翰林院編修與修世廟實錄萬曆改元同修穆宗實錄乙亥充日講官從洗馬晉宮詹歷陞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改吏部右侍郎乙酉以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與太倉王公同日宣麻五月召對援閣借同官議處章奏

丙戌以風霾為災偕同官條上寬䘏四事上嘉納之是歳以丁內艱歸上虛左以待比禫除手詔起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遣行人往迎踰年乃至時上御朝漸稀公入都踰時未得謁見值萬壽節乃上疏曰臣惟堂陛之交惟有朝講軍國之政惟有章疏今朝講久輟典禮並廢矣聖壽屆期捧表入賀者雲集尚可端居大內不一出乎章疏頻留綱紀漸弛矣皇儲虛位上書力請者鱗次尚可留疏禁中不蚤定乎臣願早臨朝寧無違視聖之期畢發封章首下建儲之議
上覽疏感動為再御門始面恩上目屬久之

庚寅元日召對毓德宮上擁皇長子令閣臣諦視諭以保愛之指請諭教上領之疏請冊立不報公以起用踰年無能有所補救乃上疏自劾謂比者災異疊見疆圉未寧議論紛紜風紀廢壞此亦主憂臣勞之時而署銜伴食不能効一臂之助臣罪當免奉旨慰留公又疏言今元子冲齡中外繫心而大禮未行羣情疑慮又禁庭贄御之間喜怒過當訶責太嚴上累和平下滋危殆可憂可懼非止一端而臣才力不能匡贊精誠無由感通內愧尸素不敢自安其辭彌懇上雖未允然溫旨敦趣再三乃出視事未幾申王許三

相皆去位公遂居首輔中外益倚重焉

上一日遣中官李浚諭公册儲之禮當於明年傳示廷臣毋復奏擾如有復請直過十五歲方行公見聖示有期大本已定乃擬傳札以進請宣示百僚因隱十五歲語又度未可下也以便先錄戶部馳報禮臣行即具疏以復謂適奉玉音謹以通行南北諸司傳示大禮有期令其靜俟而亦隱十五歲語上既不許宣示及見部疏復遣諭公浚所傳止令卿知爾柰何遽示禮臣且部覆是何等語會科疏亦上並得譙責然

上雖不懌而儲議遂決自是廷中無復言建儲者

明年八月張有德以造辦錢糧請公恐或致激誤乃亦
引諭旨以請上震怒罪有德責輔臣附和改冊期遲
三年明年壬辰科臣李獻可等又以請豫教降罰有
差公封還御批力請寛宥疏入不報而他申救科臣
者皆得削除甚者予杖公復上疏曰兩日之內嚴旨
疊出雷霆橫擊風日淒陰原其釁端則自臣揭救獻
可始是臣惜謗謗之一士而反累濟濟之羣英爭降
罰之輕刑而反搆放逐之重譴也伏奉聖旨謂臣希
名不遂託疾故避臣聞言怔悚負罪彌深竊念名非
臣之所希實非臣之敢棄臣所希者期皇上爲堯舜

之主而臣為堯舜之臣此之為名垂千載有餘榮故足希也若犯顏色觸忌諱抗爭僨事被譴罷歸此何名之可希乎必不希名將大臣身處尊官家享厚祿主德愆違而莫之救正刑政壞亂而罔克匡維此可謂不希名之臣矣而國家將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將逢迎為悅阿諛取容雖許敬宗李林甫之奸佞無不可為是九廟神靈所陰殛天下萬世所唾罵也不但得罪於李獻可鍾羽正張棟諸臣而已豈當一日立於堯舜之朝哉伏望皇上察臣愚悃特賜罷免仍召還降謫諸臣以釋株連之累不報因稱疾求罷

上言儲宮諭教委宜早圖科臣所言未爲差謬而以臣封還內降至蒙譴訶譎僞轉相株累道路之猜疑橫生宮閫之譏搆交作其於虧損聖德動揺國本非細故也今臣既無匡救若復濡忍依違正漢臣汲黯所謂從諛承意以陷主於不義詬辱朝廷死有餘僇請急罷臣以謝天下疏至三上辭益痛切上終不允至三月廷試辭免讀卷官賜玦之命始下疏辭有云情依依而戀主頻回弃婦之頭心惙惙以憂時横灑孤臣之涕時公爲首揆僅數月上亦眷注方深而公意有不可遂堅辭而去其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

至辛丑東朝遂建聞之喜甚曰聖主如天四時寒燠自有節序老臣慰矣爲齊沐表賀上遣行人持羊酒銀幣存問官其子湛初爲中書舍人癸卯十二月二十二日病卒訃聞賜祭葬如一品禮特贈少保賜謚文端

公操履端嚴臨事有執嘗論人臣誠能不愛官爵見重人主天下事豈有難易哉公居揆路前後八年乃猶未盡其用故天下惜之然其所建樹光明俊偉固爛然稱社稷臣矣

公與劉東星書曰振刷天下事非定見不能決斷非定

力不能撐當彼始於軟熟漸乃模稜始於糊塗終於

闒茸誤盡國家害盡蒼生弟不顧丈爲也觀二公相

與之言品行可見一班

郭明龍與公書曰閤下封還御批一事雖一時上嬰龍

鱗翩然去國而上從此知大臣有不可奪之節外廷

有不戀富貴不顧身家之人天下有不可犯之公議

將來未萌之意潛消默移所關於君德世道不小也

大學士沈文端公鯉

字仲化號龍江歸德人嘉靖乙丑進士選庶吉士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贈太保卒年八十五

公生有異質兩乳傍生二小乳兒時見蚤蟻亦不忍戕有遺錢於道者覩而不取爲孝廉即以簡素自將恥事干謁其成進士出高文襄公門文襄以輔臣攝銓權勢薰灼公自旅謁外無私覲文襄責公避嫌公曰避嫌賢者事也又多所規諷文襄不能用後江陵逐文襄所株連甚衆獨不及公且稱公爲君子他日可

繼吾後在講筵屬江陵寢疾百官奔走祈禱殆至空署公獨不往相知者怵以利害公不爲動

逮丁內外艱上數問沈講官何不來左右以艱對又問何時除服曰秋仲也上命先補講官俟除服奉職比公到闕當輟講特命展一日尋擢侍講學士掌院事改侍讀加四品服踰年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轉左與太宰海豐楊公甚相得楊公知公素不通餽遺從容語公吾柄銓於交際辭受不得不嚴公毋過執也公曰少宰百僚之望也詎可苟乎海內賢才有知者必極力推轂而未嘗私薦一人適元輔申公與太宰

俱被言諸上章留元輔者甚多公疏趣太宰覜事無
一語及元輔人或以諷公公不顧也其踽踽揆地率
如此
轉禮部尚書公素講禮學惓惓以維風化正綱常爲已
任始受事即言文體險恠關士子心術爲選弘正以
前制義雅醇者刋布學宫名曰舉業正式條上學政
八事皆見施行又舉民風侈靡所宜禁革者數十欵
自冠婚喪祭宫室衣服及竿牘往來微瑣之事各稽
國朝憲典著爲定則頒之天下皇貴妃鄭氏進封公
言宜竝進恭妃王氏恭妃者元子生母也上報待元

子冊立行公又懇請冊立併宥言禮諸臣姜應麟沈璟等上謂建儲已有定序責公庇救小臣歸過於上事雖不行而大典亦自是定

歲大旱上步禱郊壇欲分遣大臣禱名山大川公言民已困矣而益以乘傳之使是重困也不如上齋三日以告文廷授太常之屬致之便上從之又用公言罷寺觀勿禱令諸部寺蠲不急之征及額外經費以數萬計詔各藩方省刑薄斂多方賑恤聚蠲免諸賦毋事虛文

請復建文年號修景皇帝實錄定恒嶽舊祀移太廟脩

享親王及功臣於西廡進世廟諸妃葬金山者配食
永陵議陵祀宜各專官毋兼攝改諸王諸妃墳所祀
文稱謂之未妥者上皆報可惟年號實錄尚有待
光山有牛産麟隨斃其家實草於皮傳觀之上聞諭閣
臣欲取視閣臣曰此禮曹事當問禮曹公疏言麟已
斃矣在禮當祓除不祥何可塵至尊况官司拘驗在
所傳送擾累實多而又使海內傳聖主有好祥瑞之
名非盛德事臣不敢奉詔上乃止
宗籓名封向分屬中貴爲奥主每有陳乞必用重賄公
請諸名封皆令撫按具題已得請者刊爲書冊傳中

外所司一覽洞然無復需索留難之弊人皆稱便而
中貴以爲絕其賄聚而譁於內閣事遂寢
令甲親王以旁支入繼者其餘子只受本等封爵秦藩
放支子也而爲其弟乞封郡王大璫與閣臣皆爲居
間新安許公與公同年私語公元老借璫力以定大
峪山幸爲委曲公終不聽他如唐晉瀋淮諸藩有違
例陳乞者皆一一執爭上責公執拗公守之自如仍
以宗藩要例進曰臣所執例也非拗也自是璫輩愈
嗛公屢以微事傳旨詰責或奪俸甚至蚤朝遮掖門
不聽公入駕至南郊朝齋宮罷復傳呼禮官公趨候

宮門至漏下寂然以此困公公自是有去志矣

皇貴妃父鄭承憲為其父請卹授中宮父永年伯例公
疏駁之上予墳價五千兩公復言其太濫止予五百

翊聖夫人金氏其夫官至都督同知沒而欲以姪襲
公爭之遂寢

餘姚新會餘干三先生從祀議起公持論獨與餘干大
有所拂忤真人張國祥上言肅皇帝功德隆盛享國
長久以信任方士邵元節等贊元祝禧故勸上以繩
祖武公劾國祥詆誣導諛宜正刑章上置不問

壽宮之役上意屬大峪山輔臣成之議者多有異同三

御史遂露章言其地非吉且多石上頗心動命禮工二部往勘欽天監正張邦垣取五色土囊進之公言大峪山營卜已定不宜更移而不言無石與五色土輔臣以屬公公曰禮臣持大體耳何知堪輿輔臣頗疑公持兩端而當公之往壽宮與大璫鯨俱諸在行者皆往謁公獨否比相見公詢璫建儲事璫對以不聞給事某遂揚言公與璫有密謀為大拜地旦夕且宣麻又有言公不請潞王之國為溺職而都給事某且以危言撼公公遂決計歸六疏始得請然終非上意也

起南宗伯公辭里居十四年乃與山陰朱公同被命入
輔政陛見後即具言感恩圖報望上以聽言圖治語
極懇切上褒答之又極言鑛稅之害報聞又與朱公
約閣臣以薦賢爲第一義宜各舉所知毋避親故且
相戒毋洩朱公唯唯而會有露所薦姓名者公懼焚
其草弟請下九卿臺諫公舉而已嘗以長至節詣宮
門稱賀上使大璫陳矩宴公譚及開礦事公言洩山
川靈氣傷陵脉關係聖躬與聖子神孫不細時上已
使小璫偵輔臣何言已又問矩矩以實對上領之其
後卒罷鑛而稅璫尚縱橫所在肆虐滇人不勝忿殺

璫撫按疏聞上怒持其章不下公言定亂宜速久且
生變又具列璫罪狀上爲霽威得無株及秦璫永訐
奏咸陽長安二令上欲遣官校逮治公力爭而止遼
璫淮以進方物爲名欲率其練甲至國門人情震恐
公中夜草奏密聞上大驚責淮毋得妄動中外乃安
公念時事艱難天聽未盡回不積誠無以報主乃列謹
天戒恤民窮開言路發章奏補大僚補庶官起廢棄
悉考選釋寃獄撤稅監十事書之於牌每入閣則率
兩房官拜禱願天啓聖聰或譏公爲詛呪上大怒立
命中貴取視之曰此非詛呪語也譏者曰其詛呪但

不出聲耳上默不應而先是有楚藩之事楚宗人訐王非其種宗伯江夏郭公請行勘公主其說而四明沈公意與下廷臣議彼此相紛拏久之始從中下宗伯章以王爲真罷勿勘未幾而楚宗以憤擊殺趙中丞直指以叛告事平欲告廟宣捷公語四明曾子有言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此猶爲凡民言耳今宗室駢首就戮二祖在天之靈得無悽然而奈何張之無已則下禮曹議覈其功罪而以文武有勞者行所司獎勸則體面不失而人心服矣人咸以爲允

妖書事起大索長安中不寒而栗錢給事夢臯言其書

出於郭公併及公又言郭公匿公所緹騎及邏卒日夜環公第伺察縉紳皆引避不敢及公門盡逮繫郭公婢僕搒掠無所得又捕訊公同鄉周錦衣嘉慶家屬極其憯酷公危甚賴天子聖明素知公得奸人㬥生光抵法公與郭公皆無恙而公亦自此得請歸矣出都日猶有譏公衣紅袍馳騎閱邊者賴大璫陳矩爲解乃已

家居環堵蕭然半畝之宅壘石種花即廣廈名園不啻也與其弟𦍑公相友愛皓首歡娛觴詠共適足爲天倫至樂年八十餘上遣使奉璽書存公無何而公沒

矣

公待中官尤峻絕大璫馮保張誠張鯨相繼長司禮皆張甚或共事講筵或有事春曹公自一揖外未嘗交片言亦未嘗輕投半刺誠一日欲有求於公使人先來道意且相公吾從中爲公地公正色拒之璫赵儒亦以內中所聞疾馳報公謝曰此烏有事幸勿出口故公之拜麻獨出上意宮府無一人援者

生平爲德於鄉甚多飾尚詔之亂郡人以訛言將盡竄公以孝廉爲郡大夫畫策完其城衛卒轉漕者偶以他故增八百餘名公苦請當事減豁之卒乃大甦郡

故食長蘆鹽後改河東甚爲患苦賴公力得復其舊
有書院沒於河公求其遺址築之扁曰敦倫與諸生
講學習禮其中此皆其大者至於讓巳卜之墳却鄰
人之舍拒武弁之納女復郵傳之小糧忍狂生之詬
反以德報與輸粟賑荒之類不可殫述
高忠憲泰交始末云公掌禮部兼事與政府相左政府
欲去之乘公請告遂票旨放歸上見即曰沈尚書是
好官何處得這人來替他溫旨留用給事　承
政府意疏詆公公求去益力上曰沈尚書不曉我意
諾諾要去公亦覓歸後推閣臣吏部首列公名上見

即欣然首點四明無能過也

大學士于文定公愼行

字無垢號穀山山東東阿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父玭爲平凉同知以廉節祀名宦鄉賢生十一歲而母劉淑人蚤世條淑人言行者於篇讀者悲咽十四試童子郡縣皆第一學使孝豐吳公異之拔冠兗郡學會州判某來攝邑以側理隃麋餉公不受父問故曰此分宜客也宜遠之

嘉靖辛酉舉省試第六髫而赴鹿鳴諸大夫即席欲爲

冠辭以未奉父命隆慶戊辰登第選庶吉士庚午授編修纂修肅穆兩廟實錄甲戌同考禮闈晉修撰充日講官上勤政勵學日御經帷公主講唐史每至成敗得失之際反復論說上輒悚聽講罷或分命題詠公不善臨池詩成則倩人書之具以實對上大書責難陳善四字賜之

丙子進侍講明年江陵奪情同官蘭溪新建輩七人共爲疏力言不可時毘陵吳姑蘇趙以爭奪情杖闕下疏入而桂林呂公中止勿奏江陵以講臣未敢顯斥佯以他事致丧次謂曰子吾所厚亦從人爲此耶則

正色曰以公厚我故爲此相報江陵艴然再踰年巳
卯遂引疾歸歸四年詔入日講如故久之進左諭德
時江陵已謝世言者振暴其罪上命司寇丘橓同內璫
往籍其家江陵柄國既失士大夫心至是咸推波助
瀾甚之爲快公獨貽書丘公言江陵嘗有勞是非功
過當爲別白即間有受取亦可指數藪分宜爲璫萬
分不及必欲捕空捉虛廣爲搜括恐株連蔓引全楚
皆受其累且江陵母老在堂諸孤少不更事覆巢之
下顛沛可傷宜諜之有司請於明主乞以聚廬之居
立錐之地合古人帷蓋之意纚纚千餘言極其切至

丘卒從之

乙酉典試南畿晉侍講學士丙戌晉禮部右侍郎己丑改吏部掌詹事府印擢禮部尚書兼學士疏請冊立郊廟諸大典禮而冊立最懇章十餘上時上意已默定不欲人言屢旨責公公持之愈堅至自劾乞罷九疏乃報允賜金幣給驛以歸久之上復思公以舊官掌詹事府使講春秋疏辭不報

丁未命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輔政時以宿疾發徵有所苦就道則趑趄不欲行乃勉力抵陛見以怯寒拜起舒緩自疏請罪上溫旨慰令覲

事公勑舍人勿解裝爲歸計自是臥病草遺疏惓惓
以親大臣補言官起廢棄爲請已伏枕長嘆曰吾終
不能報國矣更數日遂逝
公見時巳儼然大人器度高文襄與父平凉公有通家
誼卒不一往見御史劉臺上疏被逮人以江陵故牽
避匿公獨往視當江陵柄政士大夫稱功頌德者十
人而九公絕不相附及死而被禍所爲引大體調護
營救者惟公其所與丘司寇書天下傳而誦之所著
有穀城山館集春曹奏議讀史漫抄經筵講章兗州
志筆塵史摘等書郡邑併祀學宮兩臺使復下檄有

司専祀

大學士李文節公廷機

號九我晉江人萬曆癸未會元廷試第二官至大

學士加太子太保卒年七十謚文節

公幼稟氣薄弱就塾後猶夜啼筋浮睛露鄉父老謂非壽

相父母亦憂之然沉靜寡言永日不思嬉十一歲從

黃默堂先生一日以狀元宰相命題破曰名魁天下

之選身近天子之光先生喜甚命同學北面揖之

初授翰林院編修丙戌夏持節封趙藩過家置義田贍

族人葺先塋葬族人幷友人不能葬者

甲午皇長子出閣充侍班官時豫教方勤秉燭講讀每

四鼓呼長安門入寒暑風雨不輟

丙申陞祭酒謂今之教人者不近守高皇帝整齊嚴肅之法而輒遠引敷教在寬之文夫所謂寬者乃多方勞來輔翼欲共自得之謂豈以縱弛爲寬哉故教一以整齊嚴肅爲主拜與有節課講有程差撥必公曠

歷不貸而又以膳饌之餘葺文廟垣屋修補供具祭器葺官號房射圃又於圃中隙地植槐柳桃李梅杏數百株

陞南京吏部右侍郎署部事主京察公忠詳愼事事不忽攝戶工部盡革闔京舖行立水兌八規刊糧解單

以杜横索成山伯墹官河養魚民苦水腐不可食論成山决之墹外羅城一百三十里歲歲省水衡萬餘金葺孝陵周垣五十里葺皇城直房公署廟祠牌坊橋梁飯堂皆取諸節縮奇羨疲罷無用之資未嘗動帑一緡

歸德四明兩相不協會楚事四明又與江夏左江夏許四明遂成郄至江夏引疾去守青楊村妖書事起言官因借以傾歸德及江夏至逮江夏從人乳媼會訊獨以身翼護之時皦生光佐驗甚明已承伏衆猶不决公曰此事不决縉紳荼毒矣於會稿職名下直署

情眞二字衆署情眞者十之九稿進於上獄乃決

署禮部四年立簡便之法以便宗藩飭殿試之規以閑進士定廷試之期以便歲貢行歲考革彙考以便孤寒革紙戶舖行以便民捌屋以居官施衲衣以活凍丐一切公文查覈題覆投領轉發不越日而其大者莫如王府即遠年枉抑有訴立查定奪出示人得面訴無阻格停滯之難諸宗知其如此遂不賄求胥吏及中官費大省貧宗便之

甲辰俶覲上於禁中語左右曰此時京官正忙惟趙世卿李廷機此兩人閉不與外吏接也褒以忠慎恭勤

丁未入閣辨事謝恩疏言人臣惟知有主苟可自致於主者無不盡有益於主者無不為不知有身不知有家不知有交游往來不知有毀譽得喪必無一念不可與主知必無一事不可對主言以是內省有不可則止之訓在焉人教之進言建言急收拾人心曰天下事平平做去天下路慢慢行去要急却緩要好却不好要明白却不明白美必歸君入告之語必不外傳雅慕清淨畫一之理欲省議論明職掌毋相軼越守令毋切動論官曰勤事論人曰躬行論大臣曰擔當論相道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曰行所無事論用

人曰中材最多惟恕以用之至論邊事則曰不可爲
問其故曰苞苴可絕乎請託可杜乎由今之道無變
今之俗而欲將勇兵強餉足不可得也既入閣四方
書揭俱於長安門外投領無有至其私寓者
在事九月主張四川撤兵全活黔蜀生靈省傀運處撫
安疆臣兄弟不至爲播州之續謂北地營田可聽民
自營官勿預山東故有海道運遼可轉粟給軍南京
鑄錢利厚可廣鑄北輸濟工折俸商人苦累可查正
德初年牌甲法編銀備役間以折色濟之會有煩言
遂決意乞身自戊申四月後屢疏屢懇不出言者蠭

湧不辯巳酉冬移之眞武廟居焉人曰褻矣曰席藁也或曰荒凉曰固安之或曰子未可以去乎必去必待命去耳暇中續成春秋日講考永樂迄隆慶實錄所載閣臣爲皇明閣史纂國朝名臣言行錄緝宋賢事彙刪通鑑性理書著四書臆說家禮家訓仕績若干卷壬子二月返舊邸有行色上遣中使諭留者三遣鴻臚卿者一遣太醫視疾者一及辭朝賜銀幣馳傳護行而尚責中璫不邀留者

平居言論動稱古人在詞林惟禮節事體咨前輩至行已居官則曰擇善而從可也秀才時館於何憲副小

洛公家見公自道居官朝參之勤心識之故仕宦三十年不敢以憚勞養安失禮怠事嘗言無故不朝參公廳律當笞君子懷刑烏可犯焉

揚南工將有縉紳過謂公翰林官顧肯親俗事乎曰有俗人無俗事天下國家事何言俗也居恒喜誦羔羊之詩而玩其序所謂節儉正直者以爲正直必出於節儉毋語家人曰士大夫恥言治生然不可不治生夫治生非委瑣齷齪慳吝自封殖之謂不過節用耳翰苑坦途第覺官之美而遷之驟未嘗以一差一缺號當道之前不能譭人亦不能毀人事可告人私

書可示人或言人過失曰未必然或告以某人怪子曰渠與余善不怪平生操無心之道以遊於世人亦多亮之者

少師葉文忠公向高

字進卿號臺山福建福清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

少師中極殿大學士加太子太傅謚文忠

六歲就外傅稱奇童稍長爲許令夢熊首拔薦於督學

宋儀望以童子應秋試時尚未聘許令闔邑人俞氏

有女召俞令婿公卽公堂治酒俶𥳑函幣成禮而歸

費皆令辦絕類徐文貞受知聶公豹事

萬曆己卯舉於鄉癸未成進士選庶常乙酉授編修尋

丁內外艱歸已補原職轉南司業進中允猶署監事

丁酉典南試光皇出閣推東宮講讀己亥陞南禮部

右侍郎時李文節郭文毅俱在南相得甚懽文毅入爲宗伯妖書事起四明欲殺文毅公貽書四明以風波荆棘爲言遂成顯隙淹南中凡十二年然聲望日重丁未以禮部尚書入東閣時與公並拜者故相王文肅錫爵于文定慎行李文節廷機錫爵矢不出慎行甫拜官即卒廷機先爲人所論劾後益困人言不復入直公遂獨相屢揭請停買辦救言官宛平縣官發遼餉及賑濟銀止瓜龍袍段價東宮講讀考選起廢上或從或否然亮公忠正不爲罪也其疏有云時政之壅也如膈食之病令人困悶而不聊生議

論之頻也如霍亂之病令人昏憒而不自覺人以爲
篤論
黔國莊丁收租挾勢剽掠因奏歸之有司乃得蘇於
西北東林浙閩之爭及辛亥京察多所調停必枕於
正癸丑特旨命典會試即闈中票旨且增額示眷公
感主恩深重於東朝調護尤力皇貴妃王氏熹光宗
生母也喪葬極從優厚妄男子王曰乾效妖書故智
擲及宫闈公闘具揭付内臣曰上問方進上果震怒
曰此大事關中何以無言璫應聲以揭上大約謂小
人奸計當靜以處之毋爲所動上覽之頓霽威遂不

問東宮遣取閤揭公曰皇上旣不問則殿下亦無庸更覽皇太子深然之尋御史以他事參曰乾下之獄

壬子冬十月請福王之國疏云自頃旬日間內外喧傳謂皇上欲借聖母賀壽爲題目以留福王大小各官無不驚疑今又有此諭則與近日流傳之說果相符合且謂此一賀也皇上不爲聖母之稀齡慶而爲福王之留行慶而福王月延一月歲延一歲其意將以何爲王曰乾等之妖言人將信以爲然自此以後中外無日不喧嚷朝端無刻得安靜聖母聞之必爲之不歡而皇上之壽聖母者乃所以累聖母矣皇上孝

事聖母之盛心而使人疑爲暱留愛子之私意天下萬世其謂之何即福王亦何能一刻安也臣見庶民之家上父母旬壽皆於一二年前行禮聖母稀齡只隔一歲今冬預賀聖母必不以爲非禮如聖母必欲俟之明冬臣不敢強惟是福王來春必當之國不必遲留且潞王聖母之愛子也亦在外藩福王在國上表稱賀有何不可皇上率皇太子與瑞桂諸王在此稱賀儘足爲歡何必苦留福王使宮府內外驚疑一至此乎所奉聖諭臣謹封上未敢遽傳萏一傳則紛呶立至更爲難處而臣之罪愈大矣伏望聖慈留神

詳覽或即以臣言轉奏聖母裁其是否仍令欽天監
即擇定明春之國日期以安人心宗社幸甚天下幸
甚
癸丑五月辛未又請減福藩庄田疏云祖宗以來親王
就封自景潞二府外並未有庄田過萬頃者福王何
故而必欲四萬以困苦天下今自縉紳至小民無不
猜疑謂聖諭雖明然庄田不完必不之國明是福王
借此極難題目以爲稽留之計萬口紛紜一倡衆和
即皇上之心昭如天日而皇貴妃與福王亦幾無以
自白矣總之惟之國期定則前疑盡消不定則疑議

愈起不索庄田則之國自定必索則終無行期此可片言而決者今嚴冬在卽去明春不三四月耳而擇吉之旨未傳徒以庄田日延一日人情安得不疑以臣疑慮福王富貴已極卽少此分外之庄田亦有何損何如捐之以彰令名於天下且河南山東湖廣盡被水災百姓淹沒流離救死不贍若加之以擦括庄田將立生禍變天下且羣起而指王為釁端雖有庄田安得而饗且王所得幾何乃以此結怨於天下哉上徘徊太息欠日傳諭如請定以明春其土田四萬頃疏減其一又患王自辭其一漸有次第一日皇貴

妃遣人來言曰先生全力爲東朝願分少許惠顧福
王公正色曰此正是全力爲王處人稱萬歲千歲及
吾輩云百歲者虛語耳皇上壽登五十不爲不高越
此寵眷時啓行賚贈倍厚宮中如山之積惟意所欲
若時移勢改常額外絲毫難得況積年口語可畏一
行氷釋更得賢聲老臣爲王何所不至貴妃聞之心
動乃如期行公送之郊外殷勤致語而別
送聖母喪詣山陵題主禮畢遂請省葬上固不從公堅
請乃允放加少師坐蟒賜馳驛又令留數日無速行
公疏勸舉政用人特薦名臣鄒元標等有旨褒答且

遣內臣齋藏經賜公邑黃蘗寺圖其山川以歸
光皇即位二旬即召公巳鼎湖再泣熹廟辛酉再命詹
事府主簿同原差行人趣公入時劉公一燝居首揆
與老璫王安同心輔政宮府肅清宵人不便遂有間
劉於公謂不欲公速入者公以十月入朝到閣首請
發帑金濟遼得二百萬念遼陽始禍由撫臣李維翰
輕率進兵推官鄭之范尅侗軍餉奏請逮治又爲故
總兵戚繼光請補贈謚皆奉俞旨未幾一燝以言去
國恩礙頓薄刑部郎顧大章極言於公明一燝初無
他意票旨從優一燝竟得善歸

熊廷弼守遼勞苦有功言路齮齕之去袁應泰敗一燝起廷弼用閣又爲處分諸抨擊者以明賞罰廷弼至遼與遼撫王化貞隙化貞故公癸丑門生恐而輕信謂西部可仗主進戰廷弼謂勢未可動化貞遺書公有麟閣奇勛唾手以授老師當不令南昌獨有其功名已而棄廣寧遁竟儕廷弼與同逮諸惜熊材者疏論遼事遂有門生媒老師之說科臣侯震暘疏論諸輔并以不能主張責公公視人情向背各半漸有去志自王安死魏忠賢益橫以公者碩故未敢失禮公亦曲爲彌縫如救章給事允儒帥御史衆周御史宗

建之廷杖高少卿攀龍劉主事宗周之重處公力居
多
天啓四年公十八疏乞歸謂科臣傅櫆所論汪文言實
臣與趙左光斗魏大中之善文言尚屬暧昧而臣之
用文言則事跡甚明臣取罪之故當聽公論不敢妄
辨以滋紛紜耿耿悃忠竊謂言官之討奏數不可開
駕帖之拏人漸不可長惟皇上罪臣一人而稍寛其
他於以釋官府之嫌消縉紳之禍上慰諭留之
楊副院漣擊璫之疏上中外遂如水火尋九卿科道疏
漣上衆謂當乘此決勝促公爲助公不應曰閣臣與

廷臣所處不同廷臣主於發奸不憤激則不盡情閣臣主於平章若附和反足僨事止具揭稱忠賢勤勞謹慎朝廷眷顧已隆盛滿難居宜聽歸私第保全終始又言内操一事祖宗朝所無况聚數萬之甲兵於宮庭肘腋間在今日雖無可慮而他日終爲隱憂止之便已而御史林汝翥以畏廷杖潛逝羣璫圍公第大索汝翥公甥也公具揭自明言中官圍閣臣第二百年來所無臣若不去何顏見士大夫奉旨慰留盡收回中官汝翥亦請順撫上聞受杖遂移居再疏乞歸歸二年卒於家

公善因事就功在神宗朝杜門求去上必借一事慰之初爲釋滿朝薦等三人又爲允黜閣臣二人熹廟時孫公承宗以閣臣視師公爲勅極其褒隆引裴度郭子儀事屬之以其閒請免帶徵設法團練安插邊民錄用豪傑詔告天下有朕躬不逮貽累吾民語上不悅諭改公謂感動人心全在於此卒不改

壬戌殿試得文公震孟爲第一天下共稱得人震孟後以疏論時事忤璫欲杖之公力爭語忠賢曰此上首科狀元苟遭摧折不祥孰甚且固文丞相孫也奈何獲罪神明忠賢意乃解益燕俗敬事信國璫信畏鬼

神故因以獲濟常歎曰昔年事以手代口雖甚觸忤怒一夕即平請亦即允今日與內臣執辯以口代手閑中一片地幾成口舌場雖勝必不繼後難措手矣

後卒如其言

[illegible]卷第五十二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三

侍郎趙文毅公用賢

字汝師號定宇蘇州常熟人隆慶辛未進士改庶常授檢討累官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卒謚文毅

生而魁岸超朗甫五齡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警敏父叅議公嘗以考亭綱目命之讀晨授而夕成誦者八十葉辛未成進士館試第一授翰林院檢討丙子與修會典丁丑分校會試是冬江陵相聞父訃不奔喪臺省復會疏留之曰是不獨爲斯世綱常惜亦當爲相

國進退惜矣是時彗出西南長竟天遂上疏極論臣
按楊溥李賢在先朝時亦嘗起復然溥先以省母還
家賢以回籍奪情固未有不由都門而可謂之起復
者也且陛下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朝廷政
令賴以叅決四海人心賴以觀法乎今輔臣方負沉
痛其精神之恍惚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
周且悉而四海人心賴以觀法者又且以拘曲尋常
之見疑之亦何能如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
勲望積之以數年而陛下敗之於一日臣又不知陛
下何忍爲此也臣以爲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

是爲干天和而動星象之大者莫甚於此然臣因是
而感夫士氣之日靡國是之不明也夫國家之設有
臺諫所以爲法紀之司而任糾繩之寄者也固非謂
其阿意順旨而將迎逢合之爲也今輔臣之留皇上
主之旣有成命矣烏用是曉曉者哉逐影附聲背公
誼而狥私情蔑至性而倡異議夫父子君臣均人道
所最重父死不奔喪同聲附和爲是脫不幸異日有
不肖者乘勢而竊位亦將循故事而爲此附和乎臣
以爲此人紀之所植國是之所以定者陛下不可不
亟察於此臣愚敢昧死以聞

時編修吳中行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亦皆具論不奔喪非是疏上同日杖於朝削籍編戍而進士鄒元標時號哭於旁翼日即疏論江陵申救四臣甚力旋奉旨杖百戍黔一日而五人之名震區宇云

公歸江陵側目未解直指蒞吳者受密諭將興大獄吳中洶洶甚公聞曰吾得從萇弘子胥不有餘幸哉惟寘搜經史匡坐笑詠澹若無聞既而直指中悔移病去歲壬午復有將承者代事抵毘陵業已張弛會江陵死其人以前殺劉御史事論遣禍乃寢是年冬以言官累薦除右春坊右贊善而凡為江陵所排阨者

皆被徵列交戟矣

癸未進經筵講官分校會典甲申冊封鄭府事竣陞司經洗馬尋纂修玉牒陞左庶子掌坊事公自削籍時目擊東南民困於徵輸稽之父老稍知吳賦所以偏重有不盡隸部額豪胥伏蠹不可勝言者於是條陳一十四事一曰議田賦之數二曰議混派之數三曰議徵稅之則四曰議蠲減之條五曰議偏重之派六曰議派剩之目七曰議白糧之運八曰議兵餉之實九曰議折銀之例十曰議存積之重十一曰議荒田之核十二曰議征斂之期十三曰議徭役之累十四

日議積穀之制其議窮極根抵疏上格於衆咻會有
言南人不當言南事者遂寢
丁亥陞國子監祭酒兼少詹事旣蒞南雍惓惓以四維
勵諸生曰士不敦彝常即有淵雲之墨妙直如雕龍
繡虎無濟於用首舉海內高行鄧元錫劉元卿等以
鼓舞之凡六舘試事必躬衡其殿拔一以身先士子
黷貨者範於嚴而不敢肆進修者樂其引翼而日興
起復條奏監事之當舉者及廟宇之當新者諸史籍
之剝蝕當更正者一一營修故少宗伯黃公觀死靖
難其廟圮更葺之樹表忠碑以風世

戊子兩具疏乞歸且言人臣不可以身之將退而忘忠益乞蚤定儲位宥言官李沂斥絕張鯨毋令窺覦不允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旋陞左比太倉再相有三王並封之命公極論其不可且曰元輔初至之月慨然以冊立爲第一事引而身任之乃御札之密封揭帖之獨進閣臣禮部咸不與知一旦諭從中出道路籍籍謂默有啓告致成此舉數千里應召而進曾未浹月踰旬而已蒙不避之疑元輔之心亦豈能安於此哉疏上事得寢而公旋進貳冢宰與部郎顧憲成辨論人材以進賢退不肖爲已任物望益附公

尋以吳鎮絕婚事許奏因三疏懇歸初婁人吳之彥嘗江陵之不奔喪臺諫交章奏留吳爲御史疏應屬吳具而以疾辭人頗以是稱之故公因友人之要遂約爲姻婭而其人未幾深結江陵居恒悔與公婚數言之所親凡事數避遠公公嘗過吳吳坐鎮於其弟下曰婿子也不當與嫡齒公返幣告絕之彥乃大喜事在辛巳及是越十三年矣實乘公之間而肆其毒然公遂不能安其位矣以丙午年卒

公剛直好義凡事關君國持議必依於正事所不可雖貴顯力諍無所避至人顛頗疾視而不爲變率以爲

常居恒語人曰世之治亂惟在國是之當否人臣食君之祿而第圖全軀保妻子隨人短長可謂忠乎其在戚友亦然聞有善稱之惟恐不及有不善規之惟恐不力絕不計其能從與否也

少詹吳公中行

字子道別號復菴宜興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南

京侍讀學士

尚寶丞吳公性仲子捉髮侍符丞飲客命對曰笛聲林

外轉公應曰杯影水中浮坐客大驚弱冠舉鄉試欲

計借公訶止之曰老生兀兀者何限孺子無躁公遂

謝公車乙丑戊辰兩入轂會與兄簡討有郄者抵公

卷於地至辛未舉進士選讀中秘書授編修歸省段

安人丁丑入都江陵迓而喜曰璧經分校原以屬子

而柰何假蹇不進公意固有在佯應退

冬會江陵有父之喪故事輪同館一人治喪公祭江陵哭不哀心怪之覩矯旨奪情事心愈怪意臺省有明大義者迺保留疏交章至矣公奮然曰豈其堂堂翰苑將遂無爇正乎遂閉閤草疏明大義江陵所恃以彈壓百僚者曰祖宗法度聖賢道理公剖晰父死不奔喪於理所不忍而法所不敢言婉而刺公意益因江陵器我不淺吾言行相與有成不行使萬古不可泯此議論疏入具副封進江陵所江陵曰疏入乎公應曰豈有未呈天子先入相公者乎江陵怒公遂退次日趙公用賢疏入又次日艾沈二比部疏入而票

杖謁命進矣公聞報南向望天而謝段安人者再曰吾不能爲子急於人之爲子者吾死有子代爲子瞑矣相向拜毛孺人者再曰白髮在堂呱呱在室其以累子吾死矣毛孺人挽袂泣公割袂躍馬出而逮者以鋃鐺至公語二三同事曰今必死勝不汙死死愬高皇帝所耳呼子亮曰酒來酒來酒至盡一卮而入時天霽忽陰黯天雷有聲杖畢公血噴鼻面衆爭謂吳編修且死忽秦中秘挾醫至投一七蘇是日鄒疏入而廹促公等日甚乃以板闔舁公之潞河氷雪崚嶒魂魄爲消越數日而段安人訃適至公泣曰天乎

胡不死我從吾母地下乎嘔血數升抱疾遄奔廬於
安人墓左孺慕者三年鄉人罕窺其面江陵怒未息
客授計於直指使穽公等其人中悔去後來者業已
布網其人又以前殺安成劉御史臺事覺逮而禍寢
江陵沒後用言者薦起家入都晉宮允明年晉宮洗少
司業旋晉右諭德充日講官世謂或可縻公而公天
賦戇直不欲碌碌托老成爲保祿位計晉講直尺指
大臣阿諛不匡拂又受遊將賄賂掩敗爲功聞者壯
之而忌者且甘心公矣會御史丁此呂搜科場骫法
諸黨上不無心動而冢宰疏參之於是言者侵及閣

部徉托疾求去卿寺大僚復紛紛疏留公不勝悢結日保留大臣此江陵故智此可留彼則彼亦可留此是交相倜也言官去留取自上裁特疏叅言官此二百年未有事獨柰何今日見之此尚可與之並肩事明主乎疏爭綱紀甚力太史後巷謂公疏有撥亂反正之功知言哉乃兩御史望旨而擊公矣公即乞病免四疏得俞旨賜公白金文綺乘傳歸一時臺省為公不平疏留公公歸仍竄身蘆葦中與漁樵薜蘿爲侶而視昔江陵時又加甚焉八年兩膺薦剡起南京侍讀學士公戲曰此以奪之之道與之也言者果至

公屢疏乞身旨擬公在籍聽用未幾公病將卒正衣
冠呼諸子部署家事歌四闋長逝所著有賜閒堂稿

侍郎沈公思孝

字純父號繼山嘉興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兵部

右侍郎卒年七十

當爲令時新鄭高公綰銓事衆中每目矚公欲處以京秩公曰令吾分也越分不祥受廣之番禺番禺善地吏往往以賄敗公廉聲特著江陵私人爲制府檄諸當人市海外諸國椎其入以佐幕府公以爲誨盜持不可又欲田瀕海山盐稅額公又策其非便力沮之制府以公強項銜公甚然無以中公卒慰薦之召入擬授工科給事中而粵帥慮公發其奸貪狀陰搆

之制府謂慈令也居言路且不利于乃公制府遂尼
公僅得刑部主事
江陵奪情事起公憤發不平偕同官艾公穆疏論之得
旨杖八十戍神電衛跟踣血肉中間關萬里賴天幸
得不死江陵歿公得賜環客有善于茂苑者從容諷
公願公不爲崖異公笑曰我如松栢安能作桃李顏
耶婁江公初起亦自使人諭意公終不應會丁御史
此呂論科場事太宰楊公糺御史公獨訐御史言是
而又與吳趙兩太史江李兩御史歡毋衆中頌言之
於是言者遂攻公移公南太僕卿公至南而房御史

寃以私怨詆海忠介公屬有三進士上書直忠介俱罷去公感憤太息曰時事如此不去將自及遂拂衣歸

擢右僉都御史出撫三秦寧夏難作公拮据行閒轉餉濟師不遺餘力而持議間與督府異同遂移公中州公力辭不赴詔趣者再公曰不能三秦何有中州移鄉大理晉工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公在大理則駁正郝瑺之獄在工部則疏減羊羢之額止盔甲之請裁府第之估所省金錢無算在兵部則嚴月糧之期汰選鋒之濫一切規

晝至今遵爲絜令卒以廷爭日本封貢事與當事左
而前論科場丁御史亦從謫中稍遷至黎藩復罹計
典公又爭之力卒不聽遂移疾乞歸公既歸杜門謝
客幅巾短褐蕭然如布衣時未嘗以一刺自通大吏
干旄絡繹造請公悉屏絕之至談閭閻隱疾扼腕裂
眦即娓娓不自置一時流淛者率皆嚴重公有疑事
必咨而後行公沒而吏民思公轉深謂緩急無可仗
也公之忠蹇峭直稍類韓休而其冷面剛心大似包
孝肅乃唐宋之人尚能容孝肅與休而今日不能容
公此可以觀世矣

巡撫艾公穆

字和父號熙亭楚平江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中丞

公爲刑部决囚陝西時新旨决不滿數者重罰公止决二人使者動色曰如嚴旨何公曰是在我我終不以人命博一官及報命謁江陵相盛氣相向如明旨何公曰上冲年廣好生德正所以佐相公平明之治尊旨也越二年公與同官沈公思孝劾江陵不奔喪俱被廷杖戍西京赦還爲南鴻臚卿歷四川巡撫忌者嗇以公言播事不欲加兵誅求公落職

祭酒陶文簡公望齡

字周望號石簣會稽人萬曆己丑會元廷對第三

官至國子監祭酒卒年五十五天啓中謚文簡

父承學歷官禮部尚書公稟極清癯靜穆之性自孩稚

而已然五歲未甞師客戲命以句中舉中進士公應

聲曰希賢希聖人又問所親曰吾欲爲聖人奚道而

可所親曰學聖人必主敬曰主敬奚若曰主敬必危

坐公乃危坐終日不怠十歲時自作文字成文理父

師不知也欲應童子試父師以其年幼不從至十七

應試即補邑弟子員越三年舉鄉試第二與伯兄德

望同年舉於南都己丑中禮闈第一廷對擢第三授
編修在館日與鼎元焦弱侯讀中秘書專致力於聖
賢之學
寄書與弟爽齡向時迷陋覩一科第爲究竟地正如海
師妄認魚背謂是洲岸耳聰明人宜蚤悟勿墮大海
而甫覓舟楫也辛卯兄德望棄世尚書公以慟哀致
病遂告歸慰親甲午請闕補原職同修國史撰開國
功臣傳乙未分校禮闈考滿得推恩父母戊戌丁外
艱辛丑復補原官尋轉太子中允撰述制誥時東朝
始建覃恩綸命委積日數十軸未休公體素羸至是

益憊思解去不允而當事者見重公以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典試南都事竣復命

會妖書事起一二細人搆其間詞連大僚時上方震怒勢將不測曰如此則大獄興反覆相噬禍且株連臣子不足惜奈朝廷大體何誦言之當事力爲營救事乃得解

甲辰三月充廷試受卷官事竣杜門上疏力請至再得予告旣抵家母病甚扶伏床第增損藥餌數月乃間居朞年詔起國子監祭酒上疏言臣母年已望七素患痰嗽延至去歲陡爾沉緜臣抑搔肢體毋切寒心

近出戶庭輒驚噬指臣開陽城爲國子司業生徒歸養凡二十人使臣棄病母床第之間趨簡書千里之外悖倫斁德不孝之尤陛下方俾以忠孝作人亦安用此疏聞詔以新銜在籍戊申母病不起甫百日亦遘危疾而卒

生平服膺文成之教於宋悅慈湖子輯慈湖金鉀於近世悅龍溪近溪各輯其語錄嘗曰慈湖師陸文成之所自出餘子皆文成之裔也學道之堅精進勇猛即廝流卑士片語近道折節下之與其弟輩友愛無間聯床共臥動即浹旬月未嘗入內體羸弱不任勞苦

而性喜臨汎往往旬日不休崎嶇跋履初不言倦每
見林薄蓊鬱清溪潫洄則解衣盤礴嗒焉忘返或至
山水奇絕之處則攝衣而登踐苔捫蘿凌犯危磴從
游者方戰悼危慄而翩然獨詣直躋其巔宿萬山之
巔必晨起以觀煙雲之變態島嶼之出沒情境所會
嘯歌不已嘗一登洞庭兩游白嶽窮台蕩之幽峭覽
天都之奇勝陟天目臨寶陀幽絕處皆有題咏短吟
長什無不可誦所著有制草若干卷歜菴集若干卷
行於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三終